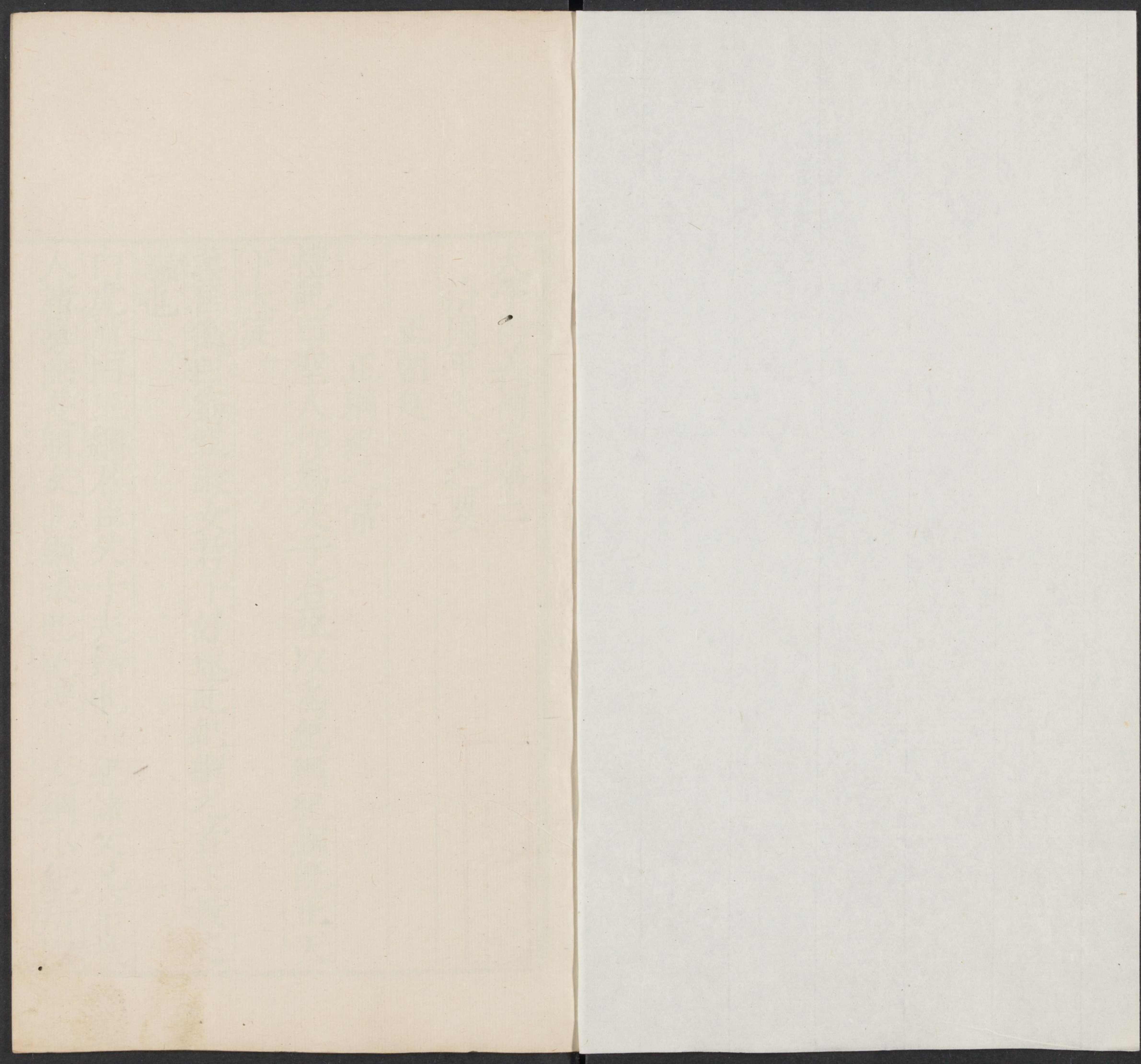


T 1278/4822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12

112 JAN 1952



大學衍義補卷第二

阿波國文庫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朝廷

正綱紀之常

禮記曰聖人作為父子君臣以為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

漢匡衡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此紀綱之首王教之端也

白虎通曰三綱君臣父子夫婦也六紀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也綱張也紀理也大綱小紀所以

張理上下整齊人道也

詳見前篇

臣按綱紀二字並言始見於五子之歌再見於詩棫樸假樂之篇大約以綱罟為喻綱謂網之大繩紀謂網中絲縷之目張其大者是之謂綱理其小者是之謂紀譬則朝廷之行事舉其大者則小者自隨貴乎能振肅之而已不然則有廢而不舉之處一切頽墮而不可為矣是則紀綱之喻也然所謂綱紀者蓋亦多端而在人倫者尤為重焉是故人君為治欲正天下之紀綱先正一家之紀綱家之紀綱倫理是也倫理既

正則天下之事如挈網然一綱既張而萬目之井然者各得其理矣臣於正朝廷下舉家之倫理以為紀綱之首者原其本也

書五子之歌

大康逸遊失其國其弟五人述大禹之戒以作歌

其三曰惟彼

陶唐

帝堯也

有此冀方

堯所都

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

滅亡

蔡沈曰堯舜禹相授一道以有天下今太康失其道而紊亂其紀綱以致滅亡也

臣按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理大中至正之極堯傳之舜舜傳之禹禹傳之啓以詒厥子孫

者也太康以逸豫滅厥德則失其祖父所傳之道所傳之道既失則凡其政令之所行大之爲綱小之爲紀者咸紊亂矣紀綱既亂則上無道揆下無法守其底于滅亡也宜哉先儒有言道者君天下之本紀綱者維持天下之制臣竊以爲所以立道而維持其紀綱者修德又其本也人君誠能修德以立道立道以正天下之紀綱則可以保祖宗之基業詒子孫之遠謀矣

詩大雅棫樸之篇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朱熹曰凡綱畧張之爲綱理之爲紀言文王之德

有以振作綱紀天下之人而人歸之又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都在他線索內牽着都動

臣按此詩乃周人詠歌文王能振作人才之意上文有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先儒謂綱紀即作人之意也商之末世士氣卑弱甚矣文王以壽考之年鼓舞振動之於上使之奮發踊躍之於下於是四方之人彬彬濟濟咸在乎文王變化鼓舞之中有如舉綱之綱衆目自隨之而振動是則所謂勉勉不已之我王有以爲四方人才之綱紀也是以卑弱之氣變而盛大頽靡之

勢起而植立賢才於是乎奮庸政事於是乎脩
舉由是以觀可見人君為治之道在立紀綱立
紀綱在作人才人才作於國中則紀綱張於四
方此人君為治所以貴乎勉勉不已也

假樂之詩曰威儀抑抑密也德音秩秩有常也無怨無惡

率由群匹類也謂盡用衆賢受福無疆成王在上受福無已四方之綱

總持四方之綱謂大綱之紀謂小紀燕安及朋友朋友者合百辟

之也卿士言百辟卿士內之百辟外之卿士媚于天子皆盡媚愛之心

解于位不敢解怠職位民之攸暨暨息也

朱熹曰言有威儀聲譽之美又能無私怨惡以任

象賢是以能受無疆之福為四方之綱又言人君
能綱紀四方而臣下賴之以安則百辟卿士媚而
愛之維欲不解于位以為民所安息也

又曰四方之綱即繼之曰之綱之紀蓋張之為綱
理之為紀下而百辟卿士至於庶民皆賴君以為
綱所謂不解于位者蓋欲綱常張而不弛也

黃樵曰上四句即所以為綱之道也是故元氣不
存雖盛且壯不足為一身之福綱紀不立雖強且

富不足為人君之福詩人以無疆之福祝其子孫
而繼之曰四方之綱又繼之曰之綱之紀其意不

亦淵乎

臣按先儒謂君燕其臣臣媚其君此上下交而為泰之時也所以然者其道本諸身徵諸庶民永終譽於天下而無厭無斃所持循者率皆匹類之所同然是以德備諸已而福集厥躬標準立於上法則示乎下而有以為四方之綱而東西南北之人莫不於是總攝維繫之而皆歸附趣向之不容渙散矣然不徒其大者有以為大事之綱而其小者亦有以為小事之紀張之理之無或緩弛無或渙散皆足以垂憲而作則焉

綱紀既立自然德澤禮節有以延及夫群匹庶類凡夫心志同而意氣合者皆賴之以得其安矣既賴之以得其安則所安者心孚而意契感恩而思報咸知所以媚愛于上上下下之情綢繆如一有如易所謂上下交而志同者豈非地天交泰之時乎夫既泰矣然又何憂之有哉憂乎怠荒而已此所以終於不解于位民之攸暨也蓋不解于位則其綱常張而不弛非特百辟卿士賴以為安群黎百姓亦得以休息而福之在君身者且將永永有無疆之休矣由是觀之德

之在身爲威儀發於外爲聲譽德乎德乎其立
紀綱之根本而所謂不鮮者又其保紀綱之節
度乎

唐韓愈曰善醫者不視人之肥瘠察其脉之病否而
已矣善計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之理
亂而已矣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紀綱者脉也
脉不病雖瘠不害脉病而肥者死矣通於此說者其
知所以爲天下乎夏殷周之衰也諸侯作而戰伐日
行矣傳數十王而天下不傾者紀綱存焉耳秦之王
天下也無分勢於諸侯聚兵而焚之傳二世而天下

傾者紀綱亡焉耳是故四支雖無故不足恃也脉而
已矣四海雖無事不足矜也紀綱而已矣

宋儒朱熹告其君曰四海之廣兆民之衆人各有意
欲行其私而善爲治者乃能總攝而整齊之使之各
循其理而莫敢不如吾志之所欲者則以先有綱紀
以持之於上也何謂綱紀辯賢否以定上下之分核
功罪以公賞罰之施也然綱紀之所以振則以宰執
秉持而不敢失臺諫補察而無所私人主又以其大
公至正之心恭已於上而照臨之是以賢者必上不
肖者必下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刑而萬事之統無

所闕也紀綱既正則天下之人各自矜奮更相勸勉以去惡而從善蓋不待黜陟賞罰一一加於其身而禮義之風廉耻之俗已丕變矣惟至公之道不行於上是以宰執臺諫有不得人黜陟刑賞多出私意而天下之俗遂至於靡然不知名節行檢之可貴而惟阿諛軟熟奔競交結之爲務一有端言正色於其間則群譏衆排必使無所容於斯世而後已苟非斷自聖志洒濯其心而有以大警敕之使小大之臣各舉其職以明黜陟以信刑賞則何以振已頹之綱紀哉又曰人君爲治之本在乎正心術以立紀綱所謂綱

者猶網之有綱也所謂紀者猶絲之有紀也

朱子此解紀字

與詩集傳微不同

網無綱則不能以自張絲無紀則不能以

自理故一家則有一家之綱紀一國則有一國之綱

紀若乃鄉總於縣縣總於州州總於諸路諸路總於

臺省臺省總於宰相而宰相兼統衆職以與天子相

可否而出政令此則天下之綱紀也然而綱紀不能

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

然後綱紀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

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

而正也

又曰一二近習之臣上則蠱惑陛下之心志使其不信先王之大道而悅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讜言而安於私讐之鄙態下則招集士大夫之嗜利無耻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爲引援擢寘清顯所惡則密行訾毀公肆擠排交通貨賂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宰相師保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入其門墻承望其風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此一二人之門名爲陛下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蓋其所壞非獨壞陛下之紀

而已乃并與陛下所以立綱紀者而壞之焉

臣按自古儒臣論爲治之綱紀莫切於唐韓愈宋朱熹而熹之所以告其君者尤爲切至伏望明主留神省察奮發剛斷一正

宸心斥遠姦邪建立綱紀以幸四海困窮之民如熹之所以望其君者臣尤不勝大願

以上正綱紀之常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朝廷

定名分之等

易履大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

程頤曰天在上澤在下天下之正理也人之所履

當如是君子觀履之象以辯別上下之分以定其

民志夫上下之分明然後民志有定民志定然後

可以言治民志不定天下不可得而治也古之時

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稱其德終身居之得其分也

位未稱德則君舉而進之士脩其學學至而君求

之皆非有預於已也農工商賈勤其事而所享有

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後世自庶士至

于公卿日志于尊榮農工商賈日志于富侈億兆

之心交驚於利天下紛然如之何其可一也欲其

不亂難矣此由上下無定志也君子觀履之象而

分辯上下使各當其分以定民之心志也

書說命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建諸侯之設都設天

都於樹后王天子君公諸侯承以大夫師長

臣按名分之等乃天下自然之理高卑有不易

之位上下有一定之分皆非人力私意之所為

者也觀易之辯上下定民志法乎上天下澤自

然之象書之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由於

明王奉順上天之道是則尊之臨卑下之奉上

一惟法天地自然之數順天道自然之常而已
彼負其強乃欲以卑而逆尊恃其貴乃欲以上
而陵下皆逆天道而不知上天下澤之理者也
禮記大傳曰名著而男女有別又曰名者人治之大
者也可無慎乎

臣按所謂名者非止於位分之謂凡有所稱呼
者皆名也所謂分者非止於等級之謂凡有所
分別者皆分也是以不但朝廷之上位署之間
有之則凡一家之內親屬之中皆有所謂名與
分焉名分之在人家者尤嚴於男女之際婦人

尊卑大小本無定位隨其夫以為尊卑大小其
名分顯著灼然知其為尊為卑為昭為穆以之
定昏姻別內外而淫亂賊逆之禍不作矣此名
所以為人治之大而不可不慎者也

論語子路

孔子弟子

曰衛君

衛國之

待子而為政子

姓仲名由

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
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
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謝良佐曰正名雖為衛君而言然為政之道皆當
以此為先

臣按衛輒不父其父而禰其祖父子之名實紊矣故孔子為政必以正名為先焉然凡事皆有名非特父子為然也蓋有實斯有名名者實之實也名既不正則凡見於言論之際稱謂之間皆有所疑惑窒礙非徒不可行且不可言播告之脩必有所回護條教之布必有所妨礙彼或執詞以致詰我將無辭以質對此言不順所以事不成事不成而禮樂不興刑罰不中而流弊至於民無所措其手足也然則正名之道柰何曰務其實而已矣必有此實然後予之以此名

既有此名必當副以此實如此則稱謂之間端然其正言論之際怡然其順矣名正言順尚何事之不可為何政之不可成哉

左傳桓公十年虢叔

周襄王

諮其大夫詹父於王詹

父有辭

詹父有自直之辭

以王師伐虢

呂祖謙曰屈天下之理以信天下之分非善持名分者也虢叔諮其大夫詹父於桓王詹父有辭王為之伐虢而出虢公數傳而至于襄王晉文公以元咺執衛侯而請殺之襄王曰君臣無獄今元咺雖直不可聽也襄王之意豈非矯桓王之失乎所

謂君臣無獄者固可以爲萬世訓至若元咺雖直之一語猶未免世俗之見也苟如襄王之說是元咺之理未嘗不直所以不可聽者恐亂君臣之分耳有所謂理又有所謂分是理與分判然二物也君子言分必及理言理必及分理與分得則俱得失則俱失臣之訴君者先有訴君之曲不必問其所訴之辭也當詹父元咺未訴君之時其理固直既啓訴君之口則已陷於滔天之惡矣君臣之際本非較曲直之地後之爲治者非合分與理爲一亦安能洗犯上之習而還於古哉

按呂氏謂君子言分必及理言理必及分得則俱得失則俱失君臣上下夫豈較是非爭曲直之所在哉此非特名分所拘而理固當如是也

莊公十八年虢公晉侯朝王

周惠王新即位虢公與晉獻公來朝王饗

醴

饗以醴酒

命之宥

以幣物宥之

皆賜玉五穀

雙玉爲穀

馬三匹非

禮也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

晉侯

與虢公同賜是以禮假人也

呂祖謙曰爲天守名分者君也周惠王誤視爲已物輕以假人當虢公晉侯之來朝等其玉馬之數

不為之隆殺殊不知天秩有禮多多寡寡不可亂也人心無厭侯而可假公之禮則公亦思假王之禮王既假晉侯以公禮矣後數十年而晉文有請隧之舉果欲假王之禮非惠王啓其僭心晉文遽敢爾邪聖人欲上全天子之尊必先下謹士庶人之分守其下所以衛其上也

臣按呂氏謂欲上全天子之尊必先下謹士庶人之分守其下所以衛其上也斯言也真誠謹始審幾之要居人上者在所當知

成公二年衛新築人仲叔于奚新築地名仲叔守其地救孫桓

子名長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不請曲縣

曲縣軒縣也繁纓馬飾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

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車服之器不可以假人假輕

借於人君之所司也此器與名乃人名以出信信以守

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

節也若以假人若以器名與人政也是以國家之政

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

臣按人君之所以為君所以矚天下之人而使

之與我共國家之政而治天下之民者爵號之

名車服之器而已非有功者不可與非有德者

不可與非有勞者不可與非有才者不可與爲
 人君者謹司其出納之權不輕以假借於人焉
 必有功德才能者然後與之與之名與器即與
 之以政也使人聞吾爵號之名即知所敬服見
 吾車服之器即知所尊讓如是則吾之政令行
 矣苟有財者可以財求有勢者可以勢得有親
 暱夤緣者皆可以倖而致之則名與器不足貴
 矣名與器不足貴得者不以爲榮見者不知其
 爲尊則人君失其所司之柄矣失其所司之柄
 則亡其爲政之體亡其爲政之體則失其爲君

之道國家將何所恃以自立哉

通鑑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

司馬光曰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
 大於名何謂禮紀綱是也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
 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受
 制於一人雖有絕倫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
 服役者豈非以禮爲之綱紀哉故天子統三公三
 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貴以
 臨賤賤以承貴而君臣之分猶天地之不可易然
 後上下相保而國家治安然禮非名不著非器不

形名以命之器以別之然後上下粲然有倫名器
既亡則禮安得獨在哉故繁纓小物也而孔子惜
之正名細務也而孔子先之蓋事未有不始於微
而成於著聖人之慮遠故能謹其微而治之衆人
之識近故必待其著而後救之治其微則用力寡
而功多救其著則竭力而不能及也嗚呼周道之
衰綱紀散壞禮之大體什喪七八然猶歷百年宗
主天下徒以名分尚存故也今晉大夫暴蔑其君
剖分其地天子既不能討又寵秩之使得列於諸
侯是區區之名分復不能守而并棄之也先王之

禮於斯盡矣

臣按司馬氏編歷代史而託始於周威烈王始
命三晉為諸侯故為此名分之論而統其宗於
禮其示後世人主以謹微之意至矣

唐肅宗時平盧節度使王玄志卒上遣中使往撫慰
將士就察軍中所欲立者授以旌節李懷玉殺玄志
之子推侯希逸為軍使朝廷因以希逸為節度副使
節度使由軍士廢立自此始

司馬光曰民生有欲無主乃亂故聖人制禮以治
之所以辯上下定民志也凡人君所以能有其臣

民者八柄存乎已也苟或捨之則彼此勢均何以使其下哉肅宗遭唐中衰幸而復國宜正上下之禮以綱紀四方而偷取一時之安不思未久之患委一介之使徇行伍之情無問賢愚惟其所欲積習為常謂之姑息乃至偏裨殺逐主帥亦不治罪因而授之然則爵賞廢置殺生與奪皆不出於上而出於下亂之生也庸有極乎古者治軍必本於禮今唐蔑之使士卒得以陵偏裨偏裨得以陵將帥則將帥陵天子自然之勢也

臣按名分生於上下之際名分一定則下之於

上有順而無逆有令而無違上得以率乎下下不得以犯乎上一有犯焉則刑戮加之矣犯且不可况敢廢立之哉此人君為治所以必謹於禮以正名分而防其陵替之漸也

以上定名分之等

大學衍義補卷第三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朝廷

公賞罰之施

臯陶謨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

五服五等之服章顯也

天討有

罪五刑五用哉

五刑五等之刑政事懋勉也

哉懋哉

蔡沈曰天命有德之人則五等之服以彰顯之天

討有罪之人則五等之刑以懲戒之蓋爵賞刑罰

乃人君之政事君主之臣用之當勉勉而不可怠

者也

臣按先儒謂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故全是衷者為德是不失天之所賦也故天命之君必體福善之天制五等之服以彰其德戾是衷者為罪是失天之所賦也故天討之君必體禍淫之天用五等之刑以威其罪爵賞刑罰乃政事之大者當勉勉而不可怠也由是以觀則知人君之爵賞刑罰皆承天以從事非有我之得私也後世人主不知出此往往以已心之喜怒私意之好惡輒加賞罰於人則失天命天討之旨矣

詩商頌殷武篇曰天命降監視也下民有嚴威也不僭賞也不濫刑也不敢怠遑暇也命于下國封也大建厥福朱熹曰天命降監不在乎他皆在民之視聽則下民亦有嚴矣惟賞不僭刑不濫而不敢怠遑則天命之以天下而大建其福此高宗所以受命而中興也

臣按先儒謂此章言商高宗所以致中興之道曰天雖高而實下其監視甚可畏也民雖卑而天實以為視聽其威嚴不可忽也惟高宗上畏天下敬民而見於刑賞者未嘗有僭濫之失存

於中心者不敢有怠違之意故天命之以天下而大建其福由是觀之則人君之刑賞非一已之刑賞乃上天之刑賞非上天之刑賞乃民心之刑賞也是故賞一人也必衆心之所同喜刑一人也必衆心之所同怒民心之所同即天意之所在也如或不然拂民心而逆天意如紂之任惡來飛廉殺王子比干則天命去之矣尚何福之有哉

周禮天官大宰以八則也法治都食邑王子弟鄙食邑其七

曰刑懲惡以賞勸善以馭其威明其刑賞以示勸懲

劉彝曰刑以誅惡賞以勸善其威柄皆出於朝廷

以八柄所秉節以起事者詔告王馭凡言馭者驅群臣一曰

爵謂內則公卿大夫士外則公侯伯子男以馭其貴有爵則貴二曰祿祿士

俸以馭其富三曰予以財子之財以馭其幸出於恩賜四曰置之

位於賢行以馭其行謂有賢行五曰生生猶養也以馭其福福及子孫六曰

奪臣有罪而奪之以馭其貧奪其所有七曰廢放之於遠以馭其罪八

曰誅謂以言責讓之以馭其過謂有過失

林椅曰必言詔王者賞罰誅廢非臣下所得專也

蓋八柄之重所以定群臣之邪正一予奪之間又

將以服天下之心而定夫君子小人消長之勢也

此非人君曉然自有見於中則馭臣之柄吾未見其可又曰爵祿者厲世磨鈍之具也古人制爵必以德制祿必以功所以抑夫人僥求倖得之心而作其進德興功之志固不容以濫受也今八柄爵祿之外又有予以馭其幸豈人主或得以行其私恩而啓人之幸心耶大抵有所謂當然之報有所謂特厚之恩當然之報人以為宜得而或視以為常而無激昂自奮之意故於人之有超異者施之以特厚之恩所以鼓舞之使之奔走於事功也此則八柄予以馭幸之深意

終則令百官府

編敕百官之府

各正其治

各使之自受

會受其

一歲

聽其政事

聽其所致以

而詔王廢置

王之廢

置之

三歲則大計群吏之治而誅賞之

臣按人君為治之大柄曰慶賞刑罰而已周禮

大宰以八則治都鄙既有曰刑賞以馭其威矣

而又有八柄詔王以馭群臣及內史所掌之法

以詔治者亦同焉所謂爵賞予置生五者賞之

類也奪廢誅三者罰之類也是八者之柄皆掌

之天官天官者象天所立也天有春生秋殺然

後以成天之道君有慶賞刑罰然後以成君之

道人君持其柄於上以馭乎下大臣計其治於下以輔乎上則綱紀立而主威不至於下移誅賞行而人心不敢以懈怠人君君國馭眾之大權誠莫有先於此者矣

禮記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眾棄之

臣按爵人於朝所以勸君子士之所共樂也故於朝朝者君子之所會也刑人於市所以懲小人眾之所共惡也故於市市者眾人之所聚也以此見人君之刑賞非一人喜怒之私乃眾人好惡之公焉後世人主往往賜人爵位乃自內

降而欲其公庭顯謝人臣有罪或至加以

鴆毒惟恐外聞此皆非天命天討之至公也

春秋左傳襄公二年蔡聲子曰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

不濫賞僭則懼又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

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

臣按刑賞貴乎得中固不可以僭濫也所謂寧

僭無濫與書所謂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之意

同

昭公五年周人有言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

臣按此言人君賞罰當合天下之公論不可徇

一己之私心

孟子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

朱熹曰左右近臣其言固未可信諸大夫之言宜可信矣然猶恐蔽於私也至於國人則其論公矣然猶必察之者蓋人有同俗而爲衆所悅者亦有特立而爲俗所憎者故必自察之而親見其賢否之實然後從而用舍之則於賢者知之深任之重而不才者不得以幸進矣然非獨以此進退人才至於用刑亦以此道蓋所謂天命天討皆非人君之所得私也

臣按人君用舍人才而加以賞罰固不可不參之於衆既參於衆尤不可不察之於獨也參之於衆也詳而察之於獨也審則用舍刑賞皆得其當矣而或不然聽一人之言遽以爲賢否而用舍之甚而加刑賞焉不復參詳致察此朱熹

所謂名曰獨斷而主威不免於下移也歟

通鑑齊威王召卽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卽墨也
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卽墨田野闢人民給官無留
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助也封之萬家
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守阿譽言日至吾使人視
阿田野不闢人民貧餒趙攻鄆子不救衛取薛陵子
不知是子厚幣事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
及左右嘗譽者於是群臣悚懼莫敢飾詐務盡其情
齊國大治疆於天下

臣按齊威王之於阿大夫也非惟烹之而又及

於左右之嘗譽者其於卽墨大夫也非惟封之
而又及於左右之嘗毀者若威王者可謂能操
賞罰之權而不為左右所惑者矣後世人主不
知出此往往溺於左右之偏私輕信其言不復
致察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以賢為不肖以不肖
為賢者多矣幸而覺悟又或置而不復詰問世
之小人所以往往得志而賢人君子恒有擯棄
沈鬱之患者此也其視威王不亦可愧也哉

漢高祖以項籍將季布數窘辱之籍滅購求布急滕
公言於上以為郎中布母弟丁公亦為項羽將逐窘

帝彭城西短兵接帝急顧曰爾賢豈相厄哉丁公乃還至來謁帝以徇軍中曰丁公爲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也遂斬之曰使後爲人臣無效丁公也

司馬光曰高祖網羅豪傑招亡納叛亦已多矣而丁公獨以不忠受戮何哉當群雄角逐之際民無定主來者受之固其宜也及貴爲天子海內爲臣苟不明禮義以示人使爲臣者人懷二心以徼取大利則國家其能久安乎是故斷以大義使天下曉然皆知爲臣不忠者無所自容而懷私結恩者雖至於活已猶不與也戮一人而千萬人懼其慮

豈不深且遠哉

臣按高帝之斬丁公赦季布封雍齒是皆有公天下之意百世帝王所當法者也

宣帝厲精爲治信賞必罰見於詔令者有曰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猶不能以化天下

臣按唐虞之世舉十六相去四凶大功二十爲天子是帝王之所以致雍熙泰和之治亦不能外刑賞以爲治也誠有如宣帝詔書之所云者矣然是詔也乃爲膠東相王成勞來不倦流民自占八百餘口賜之以關內侯爵而下抑孰知

其所賞者乃僞增戶口者邪不特此也趙蓋韓揚之不得其死弘恭石顯之委任非人所謂厲精爲治信賞必罰亦虛言爾

唐太宗嘗謂房玄齡曰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竭心盡力以脩職業

臣按太宗此言可謂得馭臣之道矣觀其斥封德彝以明天下之義用魏徵而忘平日之讐裴寂貨賂公行雖故舊亦行貶斥蕭瑀劾李靖之過乃錄其功而賞之刑賞如是則臣下孰敢不竭心盡力以脩職業哉然以讖言而誅李君羨

以譖言而殺劉洎以外戚而封長孫無忌以受賂而賜長孫順德則又不能盡出於公也惜哉

宋朱熹曰聖人之心未感於物其體廣大而虛明絕無毫髮偏倚所謂天下之大本者也及其感於物也則喜怒哀樂之用各隨所感而應之無一不中節者所謂天下之達道者也蓋自本體而言如鏡之未有所照則虛而已矣如衡之未有所加則平而已矣至語其用則以其至虛而好醜無所遁其形以其至平而輕重不能違其則此所以致其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雖以天下之大而不外乎吾心造化之中也以

此而論則知聖人之於天下所以為慶賞威刑之具者莫不各有所由而舜典所論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與夫制刑明辟之意皆可得而言矣雖然喜而賞者陽也聖人之所欲也怒而刑者陰也聖人之所惡也是以聖人之心雖曰至虛至平無所偏倚而於此二者之間其所以處之亦不能無少不同者故其言又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此則聖人之微意然其行之也雖曰好賞而不能賞無功之士雖曰惡刑而不敢縱有罪之人而功罪之實固已曉然而無疑則雖欲輕之重之而不可得是又未嘗不虛不平

大本之立達道之行固自若也

臣按朱熹此言推本之論

以上公賞罰之施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朝廷

謹號令之頒

易姤卦大象曰天下有風姤也遇人也君以施命誥四方

程頤曰風行天下無所不周為君后者觀其周徧之象以施其命令周誥四方也

後事補卷三
臣按昔人有言風者天之號令所以鼓舞萬物
命者君之號令所以鼓舞萬民風自天而下無
物不遇而君之命令實似之人君尊居九重與
下民本無相遇之理惟王言一布則萬民爭先
快覩莫不鼓舞於其下而君民之心始遇矣由
是觀之人君命令之頒所以布君之德感民之
心其機括之大轉移之妙有如此者可不謹哉
巽之彖曰重巽以申命

程頤曰重巽者上下皆巽也上順道以出命下奉
命而順從上下皆順重巽之象也君子體重巽之

義以申復其命令申重復也丁寧之謂也

臣按巽之卦象風也風之吹物無處不入無物
不鼓動詔令之入人淪於肌膚浹於骨髓亦如
風之動物也人君體巽之象順人心以行事重
復而丁寧之必須上下皆以爲順而不拂逆人
心然後行之則德之入人也深而澤之及人也
厚矣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程頤曰兩風相重隨風也隨相繼之義君子觀重
巽相繼以順之象而以申命令行政事隨與重上

下皆順也上順下而出之下順上而從之上下皆
順重巽之義也命令政事順理則合民心而民順
從矣

臣按先儒謂巽爲風而風者所以發揚天之號
令風隨風而不逆此重巽之象也在上之君子
體隨風之巽出而發號施令凡事必申復詳審
一再命之然後見之行事則四方風動順而易
入申命者所以致其戒於行事之先行事者所
以踐其言於申命之後由是觀之人君詔令之
出不可不詳審於未頒之前尤不可不踐行於

既頒之後審之於前不可行者則不言也踐之
於後既言之矣則不可不行也後世之詔惟其
失於詳審輕爲條款故既行之後往往杌隄齟
齟有所牽制妨礙而不可行焉此其詔令所以
不見信於臣民有所頒布人率以虛言視之國
家猝有急切之事因之而失機敗事者多矣

渙九五渙汗其大號

程頤曰君臣合德以剛中正巽順之道治渙唯在
浹洽於人心則順從也當使號令洽於民心如人
身之汗浹於四體則信服而從矣如是則可以濟

後漢書卷三
天下之渙

朱熹曰陽剛中正以居尊位當渙之時能散其號令則可以濟渙而無咎矣九五巽體有號令之象汗謂如汗之出而不反也

又曰渙汗其大號號令當教如汗之出千毛百竅中迸散出來人君之號令當出乎人君之中心由中而外由近而遠雖至幽至遠之處無不被而及之亦猶人身之汗出乎中而浹四體也

臣按人君當人心渙散之時而欲收之非有大號令不可也故當渙之時必有號令之頒如身

之出汗無處而不浹洽然後可以免咎也觀唐

德宗奉天宋高宗中興二詔可驗矣

書多方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

呂祖謙曰先曰周公曰而復曰王若曰何也明周公傳王命而非周公之命也徧告四方者何也殷

奄即淮夷屢叛驅扇者廣今雖平殄譬諸餘邪遺

疾猶或在肺腑間恐或有時而發也故渙發大號

歷叙天命之公前代之事征誅安集之本末俾四

方咸與聞之大破群疑深絕亂根蓋本於是兵寢

刑措者四十餘年其亦訓誥之助歟

後漢書卷三
臣按後世人臣代傳王言蓋本諸此國家不幸而有刑討征誅之事在可否之間涉形似之疑者必湏明白詳悉頒布天下使人心曉然知吾意向之所在因其情而定其罪隨其罪而加以刑蓋有不得已焉者如此則群疑釋而人心服亂根永絕而國是明著矣

周官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

蔡沈曰反者令出不可行而壅逆之謂言敬汝所主之職謹汝所出之令令出欲其行不欲其壅逆而不行也以天下之公理滅一己之私情則令行而民莫不敬信懷服矣

臣按令之大者固出於君而百司庶府下其教條於其屬亦令也故成王既訓迪百官而又合其尊卑大小而同訓之焉夫朝廷之政由上而行之於下由內而行之於外必假命令以達之於其未出之前必湏謹審詳度知其必可行而無弊然後出之既出之後必欲其通行而無礙不至於壅塞而反逆可也然其所出之令一惟以公理而滅私情然後可行而不反苟或私勝

而公微則將反逆而不可行矣又何以使民咸敬信而懷服也哉

詩大雅抑之篇曰訏大謨也謀定命號令也遠猶圖也辰時也

告

朱熹曰訏謨大謀也大謀謂不為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慮也定審定不改易也遠謀謂不為一時之計而為長久之規也辰告謂以時播告也

臣按人君欲示訓於四方也必廣大其謀謨不為一身而必為天下無終窮之慮審定其號令不敢輕易而必為一定不可易之制於是乎長

慮却顧深思遠圖稽其所終所蔽益之損之與時宜之必可為久遠之規然後以時而播告之焉如此則夫號令之頒圖惟之事永永無弊施之於一時者可以為法於百世矣後世世主淺謀輕舉容易發為號令可言而不可行者多矣縱有可行亦惟可用於一時不可詔之於久遠於是朝更夕改民不知所遵守是以號令之頒民視之以為泛常一旦遇夫倉卒之變有所補偏救急而下人不知其所以而徃徃至於不可救藥吁可不謹哉

春秋穀梁傳曰爲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君之所存者命也爲人臣而侵其君之命而用之是不臣也爲人君而失其命是不君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傾也

臣按君代天出命者也臣代君行命者也君出命固不可違天之道臣行命亦不可侵君之事苟臣侵君之事則君失其命矣君失其命則不足以繼天而君非君也臣侵君命則不知所以事君而臣非臣矣人君繼天以出治恒必兢兢業業敬以存心明以燭理剛以制欲則臣下知所稟畏而不敢侵吾之事而吾所以繼天道而主天下者其威命不至旁落而下移矣

禮記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紼

臣按王者之言其在中也惟細如絲而已及其出也乃如宛轉繩之大焉其初出也僅大如綸而已及其出而益遠也乃如引棺之大索焉所以然者良以人君居九重之上爲萬方之主一言一話在人君雖若甚微者及其施之於外天下之人仰之如日星之明畏之如雷霆之震去之愈遠而見之愈大焉然則人君號令之頒其

可以不謹哉

漢賈山言於文帝曰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癡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湏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

臣按司馬遷作史記於文帝紀凡詔皆稱上曰而他紀則不然蓋以見文帝之詔皆出於帝之實意也上以實感故下以實應一見其詔書之下欣欣然相率以聽意必其真有此實惠然後爲此實言也後世詔書之下率出於詞臣之視草有司之議擬皆按故事而舉之未必皆出自上心也是以有其言無其事有其事無其效許

人以直言不加罪而罪之愈甚許民以負不復徵而徵之如故是故上之言不信於民民之心不孚於上此德化之成所以有歎於文帝歎光武時天下已定務用安靜以手迹賜萬國者一札十行細書成文勒約之風行於天下

唐陸贄從德宗幸奉天嘗奏曰今乘輿播遷陛下宜痛自引過以感人心德宗從之故行在詔書始下雖驕將悍卒莫不揮涕激發及還京師李抱真來朝奏曰陛下在山南時山東士卒聞書詔之辭無不感泣思奮臣節臣知賊不足平也

臣按感人之易者莫易於言故人君一言之善雖於深宮之中九重之上四海之遠莫不應之况以德音之宣布詔令之頒行於郡國者哉夫上有由中之誠下必有感孚之效不徒然也觀光武勤約之風行於天下德宗引過之詔感夫士卒可見矣人君誠能誠實其心審定其命擇視草之臣守渙汗之信則雖蠢愚之夫驕悍之卒桀驚之虜亦無不感動者而况愚直之民循良之吏乎

唐太宗謂侍臣曰詔令格式若不常定則人心多惑

姦詐盡生周易稱渙汗其大號施令若汗出於體一出而不復也又書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且漢祖日不暇給蕭何起於小吏制法之後猶稱畫一令宜詳思此義不可輕出詔令必須審定以為永式臣按太宗此言則凡號令之頒不但詔告天下而已凡夫一事之施一令之布皆不可輕出必委曲審定以為久遠之規焉

宋劉安世言于其君宗曰臣嘗考載籍以推先王之道雖禮樂刑政號為治具而所以行之者特在命令而已昔之善觀人之國者不知其世之盛衰而先察

其令之弛張未論其政之醇疵而先審其令之繁簡
惟其慮之既臧發之不安而持以必行則堅如金石
信如四時敷天之下莫不傾耳承聽聳動厭服此聖
人所恃以鼓舞萬民之術也傳曰令重則君尊又曰
國之安危在出令凡此皆謹重之意也今朝廷命令
變易頻數遠不過一二歲近或期月而已甚者朝行
而夕改亦有前詔方頒後令蠲除者吏不知所守民
不知所從來其弊原蓋由講議未精思慮未審人情
有所未盡事理有所未通或牽於好惡之私或溺於
迎合之說是非無所辨取舍無所宗故一人言之而

遽為之紛更也方平安無事之時輕慢多變之如此
緩急有事之際何以取信於人伏望深鑒前古之戒
謹為今日之慮至於法度之廢置政事之因革必使
大臣公心協謀博詢利病廣覽詳擇務當義理更其
所可更則不嫌於違俗守其所可守則無憚於襲故
庶幾政令清簡吏民信服事可久行不至反汗

臣按安世斯言切中古今之弊有志於天下國
家者其於命令之頒要當以為鑒戒

范成大曰人君所以為國者恃其命令足以鼓舞群
下而已命令重則其政舉命令輕則其事隳人臣敬

君之命如雷霆之不敢侮蓋以吾君之所以為國者在焉故曲禮序尊敬君命之說為尤詳人君深居九重之中化行萬里之外命令所至奔走奉承其震動如此是以聖王兢兢業業不敢忽於出令審之而勿輕發守之而勿輕變使天下致敬而取則觀聽不惑而後治功可成也

臣按范成大此言所以解曲禮曰凡為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也曲禮之言為臣而發范氏之言為君而發臣必敬君命之施君必謹已命之發命之發也不輕禮之敬也不忽古之帝王所以言不妄發發而人必信之事不妄舉舉而人必從之此其治功之成所以易易也歟以上謹號令之頒

大學衍義補卷之三終

大學衍義補卷第四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朝廷

廣陳言之路

書益稷帝曰來禹汝亦昌言

蔡沈曰昌言盛德之言

陳櫟曰舜禹好善之心無窮當時昌言滿前舜猶渴聞不倦方使禹亦如臯陶之昌言此舜好善無窮之心也

臣按帝舜以臯陶既陳知人安民之謨因呼禹

使陳其善言此可見聖人之心未嘗自聖世雖已治而猶有願治之心言雖畢陳而恒有渴聞之心此帝世所以君無失德事無過舉而民無失所者歟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

蔡沈曰違戾也言我有違戾於道爾當弼正其失爾無面諛以爲是而背毀以爲非

呂祖謙曰舜非有嫌而畏人之後言非容受未至而致人之後言禹又非欺君而爲面是背非者聖人畏敬無已惟恐過之不聞言之不盡故其求之

之切如此

臣按帝舜之德有虞之治萬世不可加焉者也舜之所行豈有背於道者哉而猶求臣下之弼正尤恐其面前或相從順而既退之後又復有言也後世人主無帝舜萬分之一已_有過失惟恐臣下之有言一有面折廷諍者斥責輒加之寧受人之面諛而不恤人之背言此其過惡所以益彰而治効所以不古若歟

中庸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

朱熹曰舜之所以為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邇言者淺近之言，猶必察焉，其無遺善可知。然於其言之未善者，則隱而不宣其善者，則播而不匿其廣大光明。又如此，則人孰不樂告以善哉？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小大厚薄之類，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

孟子曰：禹聞善言則拜，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

朱熹曰：禹拜昌言，蓋不待有過而能屈已以受天下之善。舜之所為，又有大於禹與子路者。善與人同，公天下之善而不為私也。已未善則無所繫吝，而舍己從人，人有善則不待勉強而取之於已，此善與人同之目也。

臣按：聖人之所以聖者，以其生稟聰明，能知人之所不能知，備有衆善，能有人之所不能有者也。帝舜不恃其知而好問好察於衆人，舍己之善而樂取善於衆人，是蓋能以天下之知為知，衆人之善為善者也。惟其知衆人之知，是故其

知愈大有衆人之善是故其善愈備知大而善備此聖人所以益聖而舜所以爲百王之盛帝也歟

書胤征曰每歲孟春適人之官宣令以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時警衆

之器狗于路官以職師言以道相規規正人君工工百執

藝事技藝之事以諫其或不恭不能規諫是謂不恭邦有常刑

臣按三代盛時人君爲治惟恐一行之或不謹

一事之或不舉一臣之或非其人鯁鯁焉以求

誨於其下非徒朝廷之上輔弼之臣朝夕納誨

隨時規諫而已也又於每歲孟春之月使宣令

之官振木鐸以狗于道路之間使夫官之有職

任者師之有道德者咸相規正胥教誨於其君

焉不特此也於凡百工之人莫不使之執其技

藝之事以諫諍於其君如伶州鳩諫周景王之

匱財罷民匠師慶諫魯莊公之卅楹刻桷是已

蓋百工技藝之事至理存焉理無往而不在故

言無微而可畧也

說命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

輔台我德也

蔡沈曰此下命說之辭朝夕納誨者無時不進善

言也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高宗既相說處之以師傳之職而又命之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可謂知所本矣
呂祖謙曰高宗見道明故知頃刻不可無賢人之言

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

汝作霖雨三日雨為霖

蔡沈曰高宗托物以喻望說納誨之切三語雖若一意然一節深一節也

王安石曰作礪使成已舟楫使濟難霖雨使澤民

啓開也乃心沃灌溉也朕心

蔡沈曰啓乃心者開其心而無隱沃朕心者漑我心而厭飫

若藥弗瞑眩飲藥而毒謂之瞑眩厥疾弗瘳愈也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

蔡沈曰弗瞑眩喻臣之言不苦口也弗視地喻我之行無所見也

王炎曰已之有失非說之苦口不能藥已之不明非說之開導不能行

臣按高宗爰立傳說作相置諸其左右未遑他

事首命之以朝夕納誨以輔已德可謂知所本
 矣置之於左右是欲說無處而不在也誨之於
 朝夕是欲說無時而不言也望之切至喻之以
 金之礪川之舟楫大旱之霖雨以見已之必資
 於相臣之納誨其切有如此者然猶以物為比
 也至若譬之以苦口之藥跣足之行則又以身
 之所病足之所傷者為喻其望於說者益切矣
 然猶以形言也至其所謂啓心沃心之言是欲
 君臣之間心心相契有如土壤之焦而受江河
 之潤其漸涵浸漬而入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

者矣高宗求誨於相臣其切如此此其所以喜
 靖殷邦而為三代之令主也歟

說復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
 不命其承疇誰也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蔡沈曰木從繩喻后從諫明諫之決不可不受也
 然高宗當求受言於已不必責進言於臣君果從
 諫臣雖不命猶且承之况命之如此誰敢不敬順
 其美命乎

臣按此乃傳說答高宗納誨之命言之也先儒
 有言從諫者人君作聖之功人臣進言之機也

高宗欲資之於人故以納誨責其臣傳說使反求諸已故以從諫之道望其君納誨者相臣之職從諫者人君之道也

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行也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

蔡沈曰古人於飲食之美者必以旨言之蓋有味其言也高宗贊美說之所言謂可服行使汝不善於言則我無所聞而行之也

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罪也

蔡沈曰高宗方味說之所言而說以為得於耳者

非難行於身者為難王忱信之亦不為難信可合成湯之成德說於是而猶有所不言則有其罪矣

臣按高宗望傳說以有言而說勸高宗以力行

說之意以為王能行而說不言則咎在說說已言而王不行則咎在王不在說也嗚呼若高宗者可謂切於求諫而傳說者可謂忠於事君者矣故備載其君臣相與之辭以示萬世之法

詩小雅雨無正其第三章曰如何昊天呼天而辟言

法言不信如彼行邁往也則靡所臻

蘇軾曰君子呼天而告之曰柰何哉法度之言王

終莫肯信者如人恣行而忘反我不知其所至矣
輔廣曰法度之言聽而行之則績效隨見有所底
止今既不聽法度之言則如猖狂妄行者亦將何
所底至哉

其四章曰戎

也兵

成不退饑成不遂

也進

曾我誓御

近侍也

憺憺

憂貌

日瘁

病也

凡百君子莫肯用訊

告聽言則答

言則退

朱熹曰言兵寇已成而王之為惡不退饑饉已成
而王之遷善不遂使我誓御之臣憂之而慘慘日
瘁也凡百君子莫肯以是告王者雖王有問而欲

聽其言則亦答之而已不敢盡言也一有譖言及

已則皆退而離居莫肯夙夜朝夕於王矣其意若

曰王雖不善而君臣之義豈可若是愬

無憂乎貌

朱善曰聽言則答謂告君不盡其誠也譖言則退

謂引身遠避其禍也斯人也愛君不如愛身之厚

憂國不如憂家之深其自為計則得矣而以君臣

之大義責之能無愧乎

其五章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

病也

疴

可也
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

朱熹曰言之忠者當世之所謂不能言者也故非

但出諸口而適以瘁其躬佞人之言當世所謂能
言者也故巧好其言如水之流無所凝滯而使其
身處於安樂之地蓋亂世昏主惡忠言而好諛佞
類如此

臣按此詩先儒謂正大夫離居之後摯御之臣
若今之在君左右而不得盡言親見當時之為
近侍公卿大夫者可以言而不肯言而為之君者非
徒不責其言有所言者反以之為病言纔出諸
口罪已加其身彼夫緘默以保祿位者當言者
不能直言不當言者乃巧為之辭說以取容自

處其身於安佚之地其自為計則得矣如吾君
何此詩所以作也人君居清閑之燕試因詩言
以察時事反而求諸朝廷之間臣僚之內其肯
盡言為國者誰歟詩所謂聽言則答譖言則退
無乃今日臣僚中亦有類此者歟所謂哀哉不
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
俾躬處休在吾今日亦有此等情態否歟吾之
臣子無乃亦有出言以為病而受禍患者歟其
間亦或有不肯出言而自處其身於休逸之地
者歟凡其終日疊疊於吾殿陛之前得於聽聞

者安知其所以應對承順者非詩人所謂巧言如流者歟有一於此則必反其所為使凡內而替御外而公卿與夫百官庶姓皆得以盡言言者有賞而得以處休不言者有罪而維躬是瘁毋使一旦馴致夫衰亂之世如成周之季然則朝廷無壅蔽之患而宗社免危亡之禍矣

大雅板之篇曰先民

古之賢人也

有言詢于芻蕘

采薪者

臣按古人所以詢問及于芻蕘者誠以淺近之言至理存焉不可以其淺近而忽之也吁以采薪之夫而其言猶在所不棄况公卿百執事乎

桑柔第十章曰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復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

朱熹曰聖人炳於幾先所視而言者無遠而不察愚人不知禍之將至而反狂以喜今用事者盖如此我非不能言也如此畏忌何哉言王暴虐人不敢諫也

臣按禍亂之至必有幾先苟有智慮者皆能知之於未形之先人君容受直言彼有見者皆得以言之於上使其知所以豫備而早防之則禍亂不作矣為人上者其尚毋使一世之人畏忌

後漢書卷四
而不敢言哉孟子曰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
敗家之有吁不仁而可與言尚免亡敗之禍况
未至於不仁者哉

左傳襄公十四年師曠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

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卿使師保之勿使過度

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支子大夫有貳

宗宗子之副貳者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隸牧圉皆有親

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

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補其愆過察察其失其政

史為書謂太史君舉則書皆為詩工人樂誦箴諫大夫規誨士

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適人以

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

是乎有之諫失常也有適人徇路之事天之愛民甚矣豈其

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

矣

臣按師曠始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

使失性終曰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

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由是言觀之可

見人之生也雖有貴賤皆稟天地之性然人人

不能皆循其所固有而或至於失之是以上天

於衆人之中立其一人以為萬民之牧使不失其性焉非固假是崇高富貴之位以畀之使其恣肆於民上以快其所欲也若然則是棄天地之性矣天意豈若是哉是以受天命居民上者兢兢業業惟民失其性是懼孜孜汲汲以求善言隨時隨處而資規誨箴諫之益惟恐棄天地生人之性負天命立君之意悖上天愛民之心國語周厲王害國人謗王王怒得衛巫衛國巫使監察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不敢發言以目相視而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

障也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

民亦如之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

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詩以諷者無目獻

典樂典也史掌書也獻書師小師也箴箴刺也瞽無眸子賦賦

卿列士所矇有眸子而誦箴歌諷誦百工百工各

諫事以庶人庶人卑不能直達近臣近侍之盡規臣盡其

規親戚補察父兄宗屬瞽樂師也史太史也教誨耆艾修

之耆艾老者師傳之屬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

臣按召公之所以為厲王告者是即三代之盛王

所以求言納諫之實迹也三代之王未必人人

皆賢聖也而其所以為治後世輒推之以為不
可及者誠以當是之時人人得言左右前後無
非敢言之人詞章曲藝無非規正之具善則勸
之以必行否則沮之而必止幾方萌而已遇過
不著而外聞是以政無悖事國無謗言而天下
享和平之治有以也夫

漢文帝二年詔曰朕聞之天生民為之置君以養治
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災以戒不治迺十
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見于天災孰大焉朕獲保宗廟
以微眇之身託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予一人

唯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群生上以
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今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
知見之所不及巧以啓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
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

臣按此後世人主因災異求言之始自文帝因

日食下此詔後凡遇日食與夫地震山崩水旱
疾疫之類皆下詔求言遂為故事此亦人君克
謹天戒之一端天下國家之事每因災害皆許
人指言得失則人君時時得以聞過失與其知
見之所不及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則天下國家

其有不治也哉

文帝每朝郎從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用采之未嘗不稱善

臣按三代以下稱帝王之賢者文帝也帝之善政非止一端而好言納諫尤其盛德焉後世人主於封章之入固有未嘗一經目者况敢犯其行輦而欲其止而受之乎可用者未必肯用不可用者輒加之罪心知其善而口非之者亦有矣况本不善而稱其善乎吁若文帝者可謂百世帝王之師矣

帝又嘗下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本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

胡寅曰妖言令之始設也必謂其搯民惑衆有姦宄賊亂之意及其失也則暴君權臣假此名以警懼中外塞言路也故賈誼論奏曰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夫忠臣為上盡忠深計其言必剴切君身探未然之事陳危亡之戒不止於近在目前者自小人觀之曰是特揚君過以賣直其

未然之事危亡之形汝安得知之殆誹謗妖言耳
此策既行使中外之人鉗口結舌人君不聞其過
淪於危亡而不悟夫既以忠諫深計爲誹謗妖言
則指鹿爲馬指野鳥爲鸞蝗生則曰不食嘉穀歲
饑則曰路無餓殍凡賢否是非治亂得失一切反
理詭道倒言而逆說之欺惑世主使淪於危亡其
罪豈特誹謗之比其爲妖也不亦大乎嗚呼文帝
除此令其享國長世宜哉

臣按秦法有誹謗妖言之禁至是文帝始除之
吁文帝既除之矣後世人臣上言而乃猶坐以

誹謗妖言之罪何哉是襲亡秦之迹也

十五年詔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四極之
內舟車所至人迹所及靡不聞命以輔其不逮近者
獻其明遠者通厥聰比善戮力以翼天子是以大禹
能亡失德夏以長楸高皇帝親除大害去亂從並建
豪英以爲官師爲諫爭輔天子之闕而翼戴漢宗也
今朕獲執天下之正以承宗廟之祀朕既不德又不
敏明弗能燭而智不能治此大夫之所著聞也故詔
有司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各帥其志以選賢
良明於國家之大體通於人事之終始及能直言極

諫者各有人數將以匡朕之不逮二三大夫之行當此三道朕甚嘉之故登大夫于朝親諭朕志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求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毋有所隱上以薦先帝之宗廟下以興萬民之休利著之于篇朕親覽焉

臣按此後世人主發策策士求言之始自文帝下此詔後後世臨軒策士蓋本諸此是亦人主求言之一端也然惟應故事而已求其真能明國家之大體通人事之始終及能直言極諫疏君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如此

詔者蓋鮮矣萬一有之能聽納其言而見之於施行者尤爲鮮焉甚者反因其言之切直而黜退之如唐文宗之於劉蕡者焉惟宋仁宗時考官以蘇轍對策切直欲黜之仁宗曰朕以直言取人而以直言棄之人其謂我何斯言也可以爲後世人主策士求言之法

此因策士求言

唐高祖時孫伏伽請闕以三事上諫帝大悅因謂裴寂曰隋末無道上下相蒙主則驕矜臣惟諂佞上不聞過下不盡忠至是社稷傾危身死匹夫之手朕撥亂反正念在安人比每虛心接待冀聞讜言然惟李

綱差盡忠欵伏伽可謂誠直餘人猶踵弊風俛首而已豈朕所望哉

臣按高祖創業之君故知前代所以致亡之由所謂上下相蒙主驕矜而臣諂佞上不聞過下不盡忠至使社稷傾危身死匹夫之手此數言者切中末世君臣之弊讀之使人凜然有天下國家者可不念哉

太宗謂侍臣曰夫人臣之對帝王多順旨而不逆甘言以取容朕今發問欲聞已過卿等須言朕愆失長孫無忌等咸曰陛下聖化致太平臣等不見其失劉

洎曰陛下化高萬古誠如無忌等言然頃上書有不稱旨者或面加窮詰無不慙退非獎進言者之路帝曰卿言是也當爲卿改之

臣按人之常情少有過失恒懼人言稍涉疑似輒加怪責况萬乘之君乎太宗發問欲知已過責臣下言其愆失可以爲百世帝王之法矣厥後繼體之君高宗亦謂其臣曰往日侍奉膝下見五品以上論事或有伏下面奏或有進狀論者終日不絕豈今時無事公等何不言也自今以後宜數論事若不能面奏任答進狀憲宗亦

謂其臣曰朕讀貞觀政要以太宗神武每有一事少涉過差群臣進諫者徃復數四况朕寡昧自今每有事不得中者卿須十論不特一二而已吁二帝之言若此豈非太宗詒謀之善故其子若孫得於觀感而興起效法也哉

太宗問魏徵曰人主何爲而明何爲而暗對曰兼聽則明偏信則暗昔堯清問下民故有苗之惡得以上聞共鯀驩兜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趙高以成望夷之禍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臺城之辱隋煬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閣之變是故人君兼聽廣納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帝曰善

臣按三代以下好諫之君以唐太宗爲稱首陸贄嘗舉以告其君曰太宗以虛受爲治本以直言爲國華有面折廷諍者必爲霹靂之威而明言獎納有上封獻議者必爲黜心意之欲而手敕褒揚故得有過必知知而必改存致雍熙之化沒齊堯舜之名此後世人主所當取法者太宗神采英毅群臣進見皆失舉措太宗知之每見人奏事必假以辭色冀聞規諫嘗謂公卿曰人欲自見其形必資明鏡君欲自知其過必待忠臣苟其君

復諫自賢其臣阿諛順旨君既失國臣豈能自全如
虞世基等諂事煬帝以保富貴煬帝既弒世基亦誅
公輩宜用爲戒事有失得無惜盡言

臣按賈山告漢文帝有曰雷霆之所擊無不摧
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
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
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
自盡又况於縱欲恣暴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
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
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社稷危矣

今觀太宗每於臣下奏事而假以辭色使之得
以盡言而無懼盖有合於賈山之說其視後世
人主恐臣下盡言厲色嚴威以臨之者盖霄壤
矣中本末世君臣爲戒欲其臣下遇有得失毋
惜盡言其言儆切可爲世戒

陸贄言於其君德宗曰古語有之順旨者愛所由來逆
意者惡所從至故人臣皆爭順旨而避逆意非忘家
爲國捐身成君者誰能犯顏色觸忌諱建一言開一
說哉是以哲后興王知其若此求諫如不及納善如
轉圜諒直者嘉之訐犯者義之愚淺者恕之狂誕者

容之仍慮驕汰之易滋而忠實之不聞也於是置敢
諫之鼓植告善之旌垂戒慎之鞞立司過之士猶懼
其未也又設官制以言爲常由是有史爲書瞽爲詩
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尚恐其怠也每
歲孟春適人以木鐸徇于路而振警之官師相規工
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然非明智不能招
直言非聖德不能求過行招直則其智彌大求過則
其德彌光惟衰亂之朝闇惑之主則必諱其過行忿
其直言以阿諛爲納忠以諫諍爲揚惡怨讟益於下
國而耳不欲聞腥德達于上天而心不求悟迨乎顛

猶未知非情之昏迷乃至於是故明者廣納以成
德闇者獨用而敗身成敗之途千古相襲與敗同轍
者罔不覆與成同軌者罔不昌自當矯夏癸殷辛拒
諫飾非之慝協大禹成湯拜言改過之誠士無賢愚
咸宜錄用言無小大皆務招延固不可有忤逆之嫌
甘辛之忌也夫君人者以衆智爲智以衆心爲心恒
恐一夫不盡其情一事不得其理孜孜訪詢惟善是
求豈但從諫不忽而已哉乃至求謗言聽輿誦葑菲
不以下體而不採故英華靡遺芻蕘不以賤品而不
詢故幽隱必達晉文聽輿人之誦而霸業興虞舜設

一 後漢書卷四
三
誹謗之木而帝德廣斯實聖賢之高躅陛下何疾焉
又曰虞舜察邇言故能成聖化晉文聽輿誦故能恢
霸功大雅有詢于芻蕘之言洪範有謀及庶人之義
是則聖賢爲理務詢衆心不敢忽細微不敢侮鰥寡
侈言無驗不必用質言當理不必遠遜於志者不必
然逆于心者不必否異於人者不必是同於衆者不
必非辭拙而效速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
是皆考之以實慮之以終其用無他惟善所在則可
以盡天下之理見天下之心臣每讀史書見亂多治
少因懷感歎嘗試思之竊謂爲下者莫不願忠爲上

者莫不求治然而下每苦上之不治上每苦下之不
忠若是者何兩情不通故也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
上之情莫不求知於下然而下恒苦上之難達上恒
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所謂九弊者
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勝人恥聞過騁辯給銜聰
明厲威嚴恣彊復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諂諛顧望畏
慙此三者臣下之弊也上好勝必甘於佞辭上恥過
必忌於直諫如是則下之諂諛者順旨而忠實之語
不聞矣上騁辯給必勦說而折人以言上銜聰明必
臆度而虞人以詐如是則下之顧望者自便而切磨

之辭不盡矣上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愎必不能引咎以受規如是則下之畏懼者避辜而情理之說不申矣夫以區域之廣大生靈之衆多宮闕之重深高卑之限隔自黎獻而上獲覩至尊之光景者踰億兆而無一焉就獲覩之中得接言議者又千萬無一幸而得接者猶有九弊居其間則上下之情所通鮮矣

臣按後世人臣之善諫其君者無如贊贊之此疏論人君聽言納諫其君者無餘蘊矣臣謹詳載于篇伏覩其篇末又曰理亂之戒前哲備言

之矣安危之效歷代嘗試之矣舊典盡在殷鑒足徵其於措置施為在陛下明識所擇耳伏願廣接下之道開獎善之門弘納諫之懷勵推誠之美其接下也待之以禮煦之以和虚心以盡其言端意以詳其理不禦人以給不自銜以明不以先覺為能不以臆度為智不形好惡以招諂不大聲色以示威又曰其納諫也以補過為心以求過為急以能改其過為善以得聞其過為明故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

之能從有一于斯皆為盛德斯言也誠萬世人君聽言納諫之龜鑑臣不復他有所言請即是以為

九重獻

宋太祖建隆二年詔令每月內殿起居百官以次轉對並指陳時政得失事有急切許非時入閣上章不候次對

高宗詔自今後行在百官日輪一員面對朕當虛寧以聽其言

臣按唐人有轉對之制宋太祖因之許令百官以次轉對遂為一代之法終宋之世君得以近其臣臣得以近其君言論之間得以相接上下之情得以交通非惟得以周知天下之事下民之情而凡臣下才器之高下學識之淺深心術之邪正亦終於是得以見焉

哲宗初即位首召司馬光至告其君曰周易天地交則為泰不交則為否君父天也臣民地也是故君降心以訪問臣竭誠以獻替則庶政脩治邦家又安君惡逆耳之言臣營便身之計則下情壅蔽衆心離叛近年士大夫以偷合苟容為智危言正論為狂是致

下情蔽而不上通上恩壅而不下達閭閻愁苦痛心疾首而上不得知明主憂勤宵衣旰食而下無所訴公私兩困盜賊以繁猶賴上帝垂休歲不大饑祖宗貽謀人無異志不然則天下之勢可不爲之寒心乎臣愚以爲今日所宜先者莫若明下詔書廣開言路不以有官無官之人應有知朝政闕失及民間疾苦者並許進實封狀盡情極言在京則於鼓院投下畫時進入在外則於州軍投下附遞奏聞皆不得取責副本疆有抑退陛下於聽政之暇略賜省察其義理精當者卽施行其言而顯擢其人其次取其所長捨其所短其狂愚鄙陋無可采取者報聞罷去亦不加罪如此則嘉言日進群情無隱陛下雖深居九重四海之事如指諸掌舉措施爲惟其所欲乃治安之原太平之基也群臣若有沮難者其人必有姦惡畏人指陳專欲壅蔽聰明此不可不察

臣按哲宗初政召司馬光于洛問光所當先者光首上此疏且以謂治安之原太平之基在此臣竊以謂光之此疏非獨當時人君所當知實萬世人君所當知者也臣嘗因是而通論之言者心之聲也人心有所蘊必假言以發之帝王

莫如堯堯以言爲試人之則聖賢莫如孔子孔子以言爲知人之本是則言之爲言其所關係之大有如此者是以自古帝王旣自謹其所言尤必求人之言以爲已助因人之言以爲已鑑聞則拜之聽則納之卑辭以誘之厚禮以招之多方以來之博問以盡之和顏悅色以受之小心宏度以容之或爲之科目如所謂直言極諫者或爲之設官如所謂拾遺補闕者或因災眚而下詔以求或因患難而責已以訪或爲輪對之制使人人得以自達或設登聞之鼓使事事

得以上聞無非求天下之言以成天下之治以通天下之情是以陳言而善者則立賞以勸之傳曰興王賞諫臣是也當言不言者則制刑以威之書曰臣下不匡其刑墨是也言雖過於訐直有所不堪忍者亦容以受之而不加之以罪史曰殺諫臣者其國必亡是也夫如是則嘉言罔攸伏君德之脩否朝廷之闕失臣下之賢佞民生之休戚皆因言以達之於上有以爲思患豫防之計而不至於噬臍無及之悔則天下國家永無危亡之患矣昔晉平公問於叔向曰國

家之患孰爲大對曰大臣持祿而不極諫小臣
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得上通此患之大者嗚
呼患而謂之大豈非言路不通其患必至於危
亡也哉是故天下之患莫大於人君處危亡之
地而不自知人臣知危亡之禍而不敢言爲人
上者誠能廣陳言之路弘容言之量言之善者
有賞言之非者無罪當言而不言者有罰則大
臣不至於持祿小臣不至於畏罪而下情上通
矣天下國家又豈有危亡之患哉故曰治安之
原太平之基在此狀惟

聖明留意

以上廣陳言之路

大學衍義補卷第四

大學衍義補卷第五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百官

總論任官之道

虞書皋陶謨曰無曠也廢也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蔡沈曰人君代天理物庶官所治無非天事苟一職之或曠則天工廢矣可不深戒哉

臣按宋儒陳大猷曰天子能以一心察天下之幾不能以一身兼天下之務任之庶官而已不可使曠非無其人之為曠非其人之為曠也天

下之事無一不出於天天不自為人代為之一
官曠則一事闕矣元儒吳澂亦曰天子所事皆
天之事天以此事付之君君不能自治而分之
人是庶官所治之事皆代天而為之者矣噫人
君誠知人臣所治之事皆天之事而付於我者
其必不肯任用非人而致天事之曠以得罪於
上帝矣

商書伊尹曰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為上為德
為下為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為皆去聲
蔡沈曰賢者有德之稱才者能也左右者輔弼大

臣人臣之職為上為德左右厥辟也為下為民所
以宅師也臣職所係其重如此是必其難其慎難
者難於任用慎者慎於聽察所以防小人也惟和
惟一和者可否相濟一者終始如一所以任君子
也

臣按為治之道在於用人用人之道在於任官
人君之任官惟其賢而有德才而有能者則用
之至於左右輔弼大臣又必於賢才之中擇其
人以用之非其人則不可用也人臣之職在乎
致君澤民其為乎上也必陳善閉邪以為乎君

後漢書卷五
之德其為乎下也必發政施仁以為乎民之生
如此之人然後任之於左右俾其上輔君德下
濟民生既得如是之人非用之之難察之之謹
則其進也易而雜而僥倖之小人得以間之矣
非待之以協和信之以專一則其用也乖而貳
而正大之君子不得以久安矣吁方用之之初
則其難其慎既用之之後則惟和惟一其者必
然之辭惟者專一之謂人君致審於斯則知所
以任官之道矣

沈命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愛也惟其能爵罔及

德也德惟其賢

蔡沈曰庶官治亂之原也庶官得其人則治不得
其人則亂六卿百執事所謂官也公卿大夫士所
謂爵也官以任事故曰能爵以命德故曰賢惟賢
惟能所以治也私昵惡德所以亂也

臣按蔡沈謂庶官治亂之原蓋以為治亂皆本

於此也夫人君用人以圖治惟其賢能而用之
則國家之治原於此矣苟舍其賢者能者惟已
之所親愛者是用雖有凶惡之德不問也如此
則列之五等布之庶位者皆不仁不義之人無

禮無智之士天下豈有不亂者哉

周書武成建官惟賢位事惟能

蔡沈曰建官惟賢不肖者不得進位事惟能不才者不得任

立政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音奔周公曰嗚

呼休茲知恤憂也鮮哉

蔡沈曰王左右之臣有牧民之長曰常伯有任事之公卿曰常任有守法之有司曰準人三事之外掌服噐者曰綴衣執射御者曰虎賁皆任用之所當謹者周公於是嘆息言曰美矣此官然知憂恤

者鮮矣言五等官職之美而知憂其得人者少也

臣按常伯常任準人卽下文所謂三事三宅成

周官之別名也牧民之長曰常伯所謂宅乃牧

是也其虞廷四岳之任乎任事之公卿曰常任

所謂宅乃事是也其虞廷典禮典樂百揆之官

乎守法之有司曰準人準之云者掌法之官刑

罰當如準之平卽所謂宅乃準也又非虞廷士

師之職乎綴衣者掌王之服噐居則張設者焉

虎賁者執王之噐械行則防護者焉是常伯常

任準人三者國之大臣以其理朝廷之政綴衣

虎賁二者王之親臣以供奉服御之用宋儒呂祖謙謂職重者有安危之寄職親者有習染之移其繫天下之本一也職有大小而經綸康濟薰陶涵養賴焉知其美而加之憂庶不以非人處之矣林之竒亦謂三宅固不可不得人然進見有時虎賁綴衣之類則朝夕與王處最親且密苟非其人則主德內蔽大臣雖賢何所施其力哉綴衣卽今內司設尚衣等監吁有大臣理國之政有親臣在君之側二者皆得其人則君之左右所聞所見者無非正理國之任用所施

所行者無非仁政任官如此天下豈有不治哉

禮記王制凡官民材

謂凡民之有材加以官也

必先論之

論謂考評其行

藝之詳也

論辯然後使之任事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臣按此古者官人之法夫民莫不有材也顧上

用之何如耳然民生草澤中林林總總之多苟

非在上者有以評論之於先又何以知其材而

用之哉後世一惟資格用人稽考簿書歲月次

序無復先王論辨之意此所以任用不得其人

而治效不古若也

緇衣子曰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忠敬不足而富貴

已過也大臣不治而邇臣比私相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君毋以小謀大毋以遠言近毋以內圖外則大臣不怨邇臣不疾而遠臣不蔽矣

孔穎達曰大臣離貳不與上親政教煩苛百姓不寧是臣不忠於君君不敬於臣所以致然由君與臣富貴已過極也大臣不肯為君理治職事由邇臣與上相親比也君無與小臣而謀大臣之事無以遠臣共言近臣之事無以內臣共謀外臣之事所以然者恐各為朋黨彼此交爭轉相陷害故不

圖謀若能如此則內外情通小大意合大臣不怨恨於君也近臣不為人所非毀遠臣不被障蔽也

臣按先儒謂此章言大臣不信而小臣之比國之大患也蓋大臣之任國之安危繫焉用之斯信之可也居其任而不親信之則下之人知其不為上所親信也是以令之而不從制之而不服此百姓所以不寧也所以然者由臣之忠不足於君君之敬不足於臣徒富之貴之至於大過焉耳君以富貴豢其臣臣以富貴豢其身為下者不知盡忠以啓上之敬為上者不復致敬

以來下之忠兩相乖貳不相親信如此則大臣
不得治其事嬖寵之小臣相與親比而大臣之
柄反爲所移奪矣是故人君於大臣必加敬焉
而不可輕以其係國之治忽而民所瞻望以爲
儀表者也於邇臣必致慎焉而不可忽以其係
君之好惡而民之所由以爲道路者也敬之則
大臣得以治其事慎之則邇臣不至於相比暱
矣不以小臣謀大臣則大臣不至於怨乎不以
不使遠臣間近臣則近臣不至於疾視其上不
使左右寵倖之臣圖謀四方宣力之士則遠臣

之賢不爲近臣所壅蔽矣先儒謂小謀大遠言
近內圖外三者任臣之大害也臣竊以謂遠言
近者百一二小謀大者什三四內圖外者什八
九人君任人之際誠能親信大臣而敬之審擇
邇臣而慎之則股肱得其人而耳目不爲人所
蔽矣嗚呼可不念哉

以上總論任官之道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百官

定職官之品

舜典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

朱熹曰二十二人四岳九官十二牧也周官言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蓋百揆者所以統庶官而四岳者所以統十二牧也

臣按天下之大非止一方也而統宗會元於國都之中朝廷之上必君總治於上臣分治於下然後事有統紀民有依歸而天下平定焉然君一人而已所統之地非一所也所治之民非一人也所行之事非一類也必欲事理民安而無一處不到焉非立官以分理之不能得也自唐

虞之世已設官二十有二人以分理天下內焉有九官而總之於百揆外焉有十二牧而總之於四岳舜之咨命其於九官人各為之辭隨其職而致其戒勉之意其於十二牧也則人共為一辭其所分牧雖有不同而所以命之為民之意則無不同也大抵天立君以為之子君立官以為之臣無非為乎斯民而已蓋天生蒸民不能以自治而付之君君承天命不能以獨理而寄之臣則是臣所治者君之事君所治者天之事也帝舜於受終告攝之後首詢四岳次咨十

有二牧然後及於百揆九官者豈不以百揆九官所治者事而四岳十二牧所牧者民凡夫朝廷之間百官庶務何者而非為民者乎帝既分命之又總告之而要其終於欽哉惟時亮天功之一語以見臣之事即君之事君之事即民之事民之事即天之事也我朝內設六部即虞廷之九官外建十三布政司即虞世之十有二牧名雖不同而所理之事則一地雖有異而分牧之意則同其所以立制度明紀綱真可以為萬世法者也

商書說命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順也天道建邦

設都樹后王天子也君公諸侯也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

豫惟以亂治民也

蔡沈曰明王奉順天道建邦設都立天子諸侯承以大夫師長制為君臣上下之禮以尊臨卑以下奉上非為一人逸豫之計而已也惟欲以治民焉耳

熊禾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至哉斯言誠萬世為人君者之龜鑑也桀惟不知此而湯有鳴條

之師紂惟不知此而武有孟津之會師曠言於晉
侯曰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
也縱其淫而棄天地之性為人君者聞此言可以悚
然懼矣

臣按天立乎君君奉乎天天固非以一人之故
而立其人以為君人君亦非以其人之故而以
之為諸侯大夫師長人君則當奉順天道人臣
則當承順君命天之道在生民人君之命亦在
生民人君知天之道為生民立我以為君則必
愛天之民而不肆虐於天之所生者而竭其力

盡其財以為私奉人臣知君之命為生民設我
以為諸侯大夫師長則必恤君之民而不敢肆
毒於君之所付者而竭其力盡其財以為私用
君則奉乎天而順之臣則承乎君而行之則生
民無不得其所者矣是則上天所以立君而明
王所以順天道定職官以為民者大意蓋如此
世之為君臣者惡可不知其所以然之故哉

周官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
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也治明
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

蔡沈曰百揆四岳總治於內州牧侯伯總治於外
內外相承體統不紊故庶政惟和而萬國咸安夏
商之時世變事繁觀其會通制其繁簡官數加倍
亦能用治明王立政不惟其官之多惟其得人而
已

臣按此唐虞夏商四代之官是即上文所謂制
治未亂保邦未危之事明王所以立政者也蓋
官不在多惟在得人得其人則一人可以兼數
人之事不得其人雖叢數人不如得一人也此
唐虞之官惟百而治繼而夏商倍之為二百亦

克用治用是以保邦用是以制治所以上下相
承內外相維而永無危亂之患也與以上總論設官
堯典克明俊德以親九族

周禮少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其親疏
陳傳良曰堯典言九族而周禮言三族三族父子
孫也九族高祖至玄孫也三族舉其本九族極其
末舉三族則九族見矣

臣按施仁之序親親而後仁民為治之道齊家
而後治國故史臣紀堯之典於治效被格之後
即繼之以明德親族之言蓋以出治之本在此

也當時雖未設官觀其叙親睦九族於平章百姓協和萬邦之前則其立言之序輕重可見矣自成周以三族之別掌於少宗伯之官後世因之列宗正於九寺之中殊失帝堯睦親之道我聖祖超然遠見特立宗人府於六部之上其秩一品專以皇親掌之可謂得帝堯親族之深意而足以爲萬世法矣

漢高祖七年初置宗正官以叙九族

臣按班固漢書表宗正秦官掌親屬蓋漢因秦制而設之也
宗以上宗人

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

賈誼曰保者保其身體傳者傳之德義師者道之教訓

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也特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

一人

胡安國曰古者三公無其人則以六卿之有道者上兼師保之任冢宰或闕亦以三公下行端揆之任禹自司空進宅百揆又曰作朕股肱耳目是以宰臣上兼師保之任也周公為師又曰位冢宰正

百工是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職也所以然者三公與王坐而論道故難其人而冢宰總百官均四海亦不易處也

呂祖謙曰按顧命太保領冢宰畢公領司馬毛公領司空別有芮伯為司徒彤伯為宗伯衛侯為司寇則周時三公兼六卿三公無職六卿則有職者也三公論道而六卿行道者也以三公兼六卿合本末精粗於一原也

陳傅良曰周之三公多是六卿兼之但其人足以兼公則加其公之職位無其人則止為卿而已三公三孤皆無其人則闕焉而已而六卿自若也要之成周以三公三孤待非常之德故曰官不必備惟其人

臣按公孤之職夏商以前未有也其名始見於此昔大舜命伯禹總百揆高宗爰立傳說作相則成周之世未聞有是名意者立公孤而以六卿兼之是即揆相之任歟我

朝稽古定制革去前代中書省倣六典立六部而公孤之職間以六卿兼之其亦成周此意也嗚呼是職也未易稱也必其人果能論道經邦

燮理陰陽然後可以當三公之寄果能貳公弘
化寅亮天地然後可以當三孤之任不然寧母
備可也以上公孤

冢大宰也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

蔡沈曰天官卿治官之長是為冢宰內統百官外
均四海蓋天子之相也百官異職管攝使歸于一
是之謂統四海異宜調劑使得其平是之謂均

臣按冢宰今吏部尚書之職

司徒徒者衆也主民衆故曰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馴也兆民

蔡沈曰地官卿主國教化敷君臣父子夫婦長幼

朋友五者之教以馴擾兆民之不順者而使之順
也

臣按司徒今戶部尚書之職但周時所掌者教
化後世則專理戶口財賦之事焉嗚呼唐虞三
代之時其民淳朴其於天理民彝無甚相悖焉
者猶且設官以掌之俾其敷布教條以馴擾夫
億兆之民後世風氣日漓民心不古顧無有大
臣以專掌教事所以禁之者僅見於刑官弼教
之設此亦可以觀世變矣

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

蔡沈曰春官卿主邦禮治天神地祇人鬼之事和上下尊卑等列春於四時之序爲長故其官謂之宗伯成周合樂於禮官謂之和者蓋以樂而言也

臣按宗伯今禮部尚書之職

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

蔡沈曰夏官卿主戎馬之事掌國征伐統御六軍平治邦國平謂疆不得陵弱衆不得暴寡而人皆得其平也軍政莫急於馬故以司馬名官何莫非政獨戎政謂之政者用以征伐而正彼之不正至政之大者也

臣按司馬今兵部尚書之職夫國之大事在戎宋以樞密院專掌兵政與中書省並謂之兩府今制設兵部以掌兵政所以統軍旅專征伐則歸之五軍都督府焉兵部有出兵之令而無征伐之權五軍有統兵之權而無出兵之令彼此相維內外相制其法制之善前代所未有者也

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

蔡沈曰秋官卿主寇賊法禁群行攻劫曰寇詰姦慝刑疆暴作亂者掌刑不曰刑而曰禁者禁於未然也

臣按司寇今刑部尚書之職

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蔡沈曰冬官卿主國空土以居士農工商四民順天時以興地利

臣按司空今工部尚書之職但周時所掌者度地居民量地制邑之事後世則專理營造工作之事焉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呂祖謙曰六卿者萬事之綱也為天下者始於立綱紀故一曰邦治綱紀既立首教之以人道之天

故二曰邦教人道立則必有節文之者故三曰邦禮教立禮行而猶有干紀亂常者焉則將帥之事也故四曰邦政大罪陳之原野降此則有司之法在故五曰邦禁民遷善遠罪然後可以永奠其居故六曰邦土終焉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為治體統上下相統內外交應本末具舉絲牽繩聯無一節不相關處天下雖廣會頭都在六卿上冢宰相天子而統百官則司徒以下無非冢宰之所統乃均列一職而併數之為六卿何也綱固在網之中而首亦豈處乎身之外哉乾坤

後漢書卷五
之與六子竝列於八方也冢宰之與五卿竝居於六職也一也

蔡沈曰六卿分職各率其屬官以倡九州之牧自內達之於外政治明教化洽兆民之衆莫不阜厚而化成也

臣按周禮每卿六十屬六卿三百六十屬六卿所分之屬在唐分爲二十四司

今制吏部四司文選驗封稽勲考功戶部十三司則分隸浙江等十三藩仍量繁簡帶領直隸府州每一司內仍各分爲民度金倉四科禮部

四司儀制祠祭主客精膳兵部四司武選職方車駕武庫刑部十三司如戶部之制仍各分爲憲比司門都官四科工部四司則營繕虞衡都水屯田也司設郎中員外郎主事以分主各部所掌之職而統於尚書侍郎吏部所掌則天下官吏選授勲封考課之政令戶部所掌則天下人民田土戶口錢糧之政令禮部則掌天下禮儀祭祀宴享貢舉之政令兵部則掌天下軍衛武官選授戎馬之政令刑部則掌天下刑名走隸句覆關禁之政令工部則掌百工山澤之政

後漢書卷五
令六部統各司各司分掌天下之務如網之有
網如絲之有紀上下相承鉅細畢舉其官屬雖
無三百六十之多其間脉絡相通體統不紊深
得周官六典之遺意自有周禮以來二千餘年
僅見行於

今日者也臣伏覩

皇明祖訓有曰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並不曾
設立丞相自秦始皇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
因之雖有賢相然其間所用者多有小人專權
亂政今我朝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

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頡頑不
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以後子孫做
皇帝時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
文武群臣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嗚呼此
大我

聖祖高見遠慮超出百王之上是誠有合於成周
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之意則是今日之五府六
部卿佐與夫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皆前代三
省兩府執政之官也雖無宰執之名實理宰執
之事但其事一總於朝廷而不顯顯任於一人

是以百年以來朝廷無紛更之弊臣宰無專擅之禍上安其政下保其位如一日也說者猶云政權必有所在不有所統必有所歸其中不無旁落下移之處潛持默運之人苟非其人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是以我

太宗皇帝即位之初卽選文學之臣七人者俾居內閣專掌制詔凡

國家大典禮大政令大事幾皆得以預聞謨謀既定然後付所司行之不予以名而予以實自是以爲故事餘七十年于茲矣夫不予以

以名則下無作威作福之具予以實則上賴詢謀咨訪之益其處置之善防慮之深漢唐以來所未有者也以上六部

舜典帝曰龍朕聖

疾讒說殄也

絕行謂傷絕善

震驚朕

師

衆也其言不正駭衆聽也

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朱熹曰納言官名命令政教必使審之既允而後

出則讒說不得行而矯僞無所託矣敷奏復也

逆受下奏也必使審之既允而後入則邪僻無自進而

功緒有所稽矣周之內史漢之尚書魏晉以來所

謂中書門下者皆此職也

臣按納言今通政司之職我

太祖高皇帝命曾秉正為通政使諭之曰壅蔽於言者禍亂之萌專恣於事者權姦之漸故必有喉舌之司以通上下之情以達天下之政昔者虞之納言唐之門下省皆其職也官以通政為名政猶水也欲其常通無壅遏之患其審命令以正百司達幽隱以通庶務當執奏者勿忌避當駁正者勿阿隨當敷陳者無隱蔽當引見者毋留難毋巧言以取容毋苛察以邀功毋讒間以欺罔公清直亮以處厥心庶不負委任之意

嗚呼後世人臣有居此職者服膺

聖祖此訓則非惟其職任之脩舉而於輔成

國家太平之治實亦有賴焉以上通政司

堯典乃命羲和羲氏和氏主曆象授時之官欽敬也若順也昊廣大之意天

曆紀數之書象觀天之器日月星辰敬授人時耕作之候凡民事早晚之所關

也者周禮馮相氏馮粟也相視也言登臺以視天文也掌十有二歲歲星所在十有

二十有二月謂斗柄所建十有二辰謂日月所會十日甲乙丙

次十有二月謂斗柄所建十有二辰謂日月所會十日甲乙丙

庚辛二十有八星之位星即宿也辨其叙事以會天位

保章氏保守也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觀

天下之遷

謂災祥禍福之遷動者

辨其吉凶以星土

星所主辨

九州之地所封

封猶界也

封域皆有分星

如角亢氐心房心豫州之類

以觀妖祥

臣按唐堯之羲和成周之馮相保章即今欽天

監之職夫陶唐以前法制未立占步之術未詳

天道幽遠非有神聖之德不足以知之故帝堯

命官以羲和為第一羲自是以後紀數以書則

有一定之曆觀天以器則有一定之制故成周

馮相氏保章氏皆世其官以專其業不過春官

宗伯一屬吏而處於群僚之中而其所以命之

之始亦不復有如堯之欽敬也已雖然堯之所

以欽順乎天道即所以敬授乎民時也不徒總

命之於朝廷而又分命之於四方蓋象以正曆

曆以定時無非以為民而已成周之制則專主

於天而不及於民此堯舜所以為萬世法歟近

代制曆觀象之官徃徃以司天為名噫巍巍乎

惟天為大在人君者且當敬而順之夫豈一事

一物之職而臣下可司之乎我

聖祖改前代司天臺為欽天監得帝堯欽若之心

於數千載之上其敬天勤民之心可以為萬世

帝王法雖然欽之一言非但人君所當盡而任職之臣尤不可不盡也夏書曰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謹者恐懼脩省以消變異也常憲者奉法脩職以供廼事也為人君者固當謹天戒於上然非涖職之臣奉法脩職以供其事則天戒之垂人君容有不盡知者矣故先王尤嚴於畔官離次俶擾天紀之誅夫謂之天紀者歲日月星辰曆數也曆數之法久則不能無差我

朝之曆承元之舊今用之百年餘矣天道參差不齊久則有變所以釐正之而使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者正有在於

今日

以上欽天監

天官膳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掌王之食

飯飲酒漿也

膳

牲肉也

蓋

有滋味者

以養王及后世子

臣按膳夫即今光祿寺官之職膳夫食官之長

自膳夫以下庖人內饗外饗

烹

人等官皆以

士爲之屬於冢宰秦時爲大官今漢始有光祿勳然乃持戟宿衛之官以之司膳蓋始於南北

朝唐宋因之

今制光祿寺有四署曰大官即周官庖饗之任
曰珍羞即周官籩人之職曰良醞周官酒正是
也曰掌醢周官醢人也是也夫人君一身為天地
民物之主宗廟社稷之所關是尤不可以無所
養要必內養其德外養其體可也膳夫所掌食
飲膳羞之類雖以養君之體而君之德亦於是
乎繫焉故用之必以其道行之必以其時苟肥
其鮮美之是耽而貪冒沈酣之弗職則所掌之
人為有罪矣晉文公之宰夫責司聰司明之罪

其以此歟雖然是職也又非特供王后世子之
膳與其薦羞而已凡祭祀之牲體薦俎賓客饗
餐饗食皆在所司雖曰飲食口腹之奉而皆大
有關係焉屈到以薦芟致譏陳平以惡具反間
專諸以匕首進食生禍亂是皆由於飲食之微
也是亦不可不戒以上光祿寺

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五毒也藥五藥也以共醫事凡邦

之有疾病者輕曰疾重曰病疢瘍者頭瘡曰疢身瘡曰瘍則使醫分而

治之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

疾醫掌萬民之疾病四時皆有癘疾以五味酸苦甘辛鹹

五穀稻麥黍稷豆五藥草木石穀養其病以五氣心肝脾肺腎所藏之

氣五聲五臟所發之聲五色五臟所發之色其死生

瘍醫凡療瘍以五毒攻之以五氣養之以五藥療之

臣按周禮醫師即今太醫院之職疾醫今所謂

內科也瘍醫今所謂外科也醫之說見於經典

始於商書若藥弗瞑眩疾弗瘳之一語蓋藥

所以攻病故醫師所掌之政令所聚之藥以毒

為先而瘍醫所療五毒之攻亦在五氣之養之

前其意可見矣夫治病用藥而用其毒如人之

馭惡人控猛獸非善於駕馭制伏者往往反受

其害苟非有傳授之素講貫之功一旦而付之

斯人死生之命不至於實實虛虛損不足益有

餘而天闕人生也者幾希今世之業醫者挾技

以診療者則有之矣求其從師以講習者何鮮

也我

祖宗內設太醫院外設府州縣醫學醫而以學為

名蓋欲聚其人以教學既成功而試之然後授

以一方衛生之任由是進之以為國醫其嘉惠

天下臣民也至矣臣願究成周所以謂之醫師

國朝所以立為醫學之故精擇使判以上官聚

天下習醫者俾其教之養之讀軒岐之書研張
孫之技試之通而後授之職因其長而專其業
稽其事以制其祿則天下之人皆無夭闕之患
而濟仁壽之域矣是亦王者仁政之一端也
以上

院太醫
以上定職官之品

國朝設官不止於六部通政司光祿寺欽

天監太醫院也而此定職官之品不及五

軍都督府見本條司馬下及嚴都察院規

類重臺諫大理寺見慎刑憲類設太常寺

見秩祭翰林院中書舍人見本類簡侍太

科見本類重臺國子監見崇教化類設大

僕寺見嚴武備類禁衛見嚴武備類京尹

監司府州縣見固邦本類者各從其類也

大學衍義補卷第五



大學

--	--	--	--	--	--	--	--	--	--	--

大學

十

對

謂

其

且

且

且

其

